

# 西藏與 西藏人影像

一個漢人攝影記者的駐藏歲月  
(1950-70年代)

陳宗烈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http://www.hkopenpage.com)

## 前言

西藏為甚麼如此迷人？這是本書企圖回答的主題。進藏之前，我讀過一篇古藏文的漢語譯本，譯文說：「在那天之中央，大地之中心，世界之心臟，一切河流之源頭，山高土潔，地域寬廣，人知為善，心生英勇，風俗純良……」它源自《敦煌古藏文文獻》，創作於一千多年前，是藏族先民對西藏高原的生動描繪。這短文使我心曠神怡，無限嚮往。

初上高原，我躊躇滿志。原打算以平實的鏡頭，寫真春秋——我尤其鍾情西藏的純淨：原生態的環境、原生態的文明。西藏是一塊神秘的土地，它像磁石那樣吸引著我。西藏古老的文化博大精深，而我不懂藏文，只能目睹它的片斷，無法了解它的整體。不過，我在北京接受了專業攝影的大學教育，擅長形象思維，遂欲將其種種秘境凝固為圖像瞬間，以便傳播世人。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區籌委會忙於增設機構，要求內地兄弟省市援助，準備試點進行民主改革。在這個背景下，我於一九五六年七月奉調進藏，投入西藏社會變革的「大發展」潮流。至九月，情況驟變，中央認為西藏的改革條件還不成熟，決策「六年不改」，指示停止所有不符實際之事。「大發展」轉變為「大收縮」。我所在的西藏日報社編制亦大加壓縮，如漢文編輯部有一百五十

多人，精簡後僅剩十餘人，我是被留下的唯一攝影記者兼圖片編輯。報紙亦從宣傳「民主改革」轉為強調「六年不改」。我的日常工作只是編發新華社國內外的「圖片通稿」，任務輕鬆，空間多多。「六年」如何處置，做些甚麼好呢？

於是，常約幾位藏族朋友（也會漢語的），上街觀覽古城，間或拍攝照片。然而，藏人大都沒見過照相機，凡遇攝影，皆恐懼。因為有謠言說，照相會將人的靈魂攝走。所以，見到「巴爾覺寧」（照相的人）來了，人們就好像碰到了鬼，躲的躲，逃的逃，不管怎樣解釋，均心存疑慮，拒絕照相，我的計劃受到重創。

隨後改拍名勝古跡。大昭寺為吐蕃王朝最早的神廟，圍繞它的是一條環形的八廓街。街坊茶館、酒肆商舖、民宅官府沿街林立。布達拉宮宏偉莊嚴，它以紅山為天然基座，沿著山勢修上雲巔，高聳藍空，就像一座天上的宮殿，使人仰望生畏，平添無限遐想……

稍後，經三番五次申請，終於有機會去各地採訪（我的記者同事們將離開拉薩去農牧區採訪俗稱為「下鄉」）。當年下鄉，均須自帶衣服被褥和食品。因為鄉下沒有旅館、飯店可供吃住。得事先交涉，由地方政府出具「派司」（Pass），然後帶著禮品、錢物，拜望當地莊園領主或部落酋長，請其解決馬匹交通與食宿事宜。

期間，我曾遠赴羌塘、衛藏、林芝察隅、喜馬拉雅山麓、雅魯藏布流域，除阿里（那時阿里由新疆代管）外，幾乎走遍高原。西藏地域遼闊，人煙稀少，往往走一整天都見不著村鎮。入夜，常在河

灘、樹叢、山洞棲身。雷電、地震、雪崩、山體滑坡、冰川泥石流，如影相隨；還有土匪的威脅；荒野上有惡狼、棕熊的襲擊。種種險情，不期而遇。

一九五七年秋季，我隨日喀則專區防疫隊巡診千里，天天在馬背上，連續騎行了三月之久。隨工作隊集體下基層（我的主要工作是拍攝照片資料，兼作各地社會情況調查），都得帶大量銀幣。帶錢做甚麼？一是日常生活開銷，再就是給沿途頭人、官員送禮。無論是「免費看病」，或「貿易上門」，首先得「疏通」上層人士啊！獲其准許並在管事引領下，才能開展工作，否則寸步難行的（西藏民主改革之前，地方首領擁有絕對的權力，沒有他們的支援，別說拍攝照片，即使跨入其領地一步，也都不允）。一隻木箱裝一千枚銀圓，沉沉的，一匹騾子最多馱兩隻箱子。當時西藏地方流通的貨幣是藏鈔或銅、銀兩種硬幣，人民幣不流通，但卻通用「袁大頭」（係民國三年鑄造、上有袁世凱頭像的銀圓，俗稱「大洋」）。至牧區，一個「大洋」能買一隻羊，六枚「大洋」能牽頭犛牛。我隨隊攝影，都得付出代價，照片來之不易，其成本相當高昂。

旅途收穫頗豐，最難忘的一次是薩迦之旅。海拔四千一百米的薩迦鎮，是一座幾乎被世人遺忘的小城。地區首領號稱「法王」。八百年前，薩迦班智達（大博士）·貢噶堅贊和他的侄兒八思巴，順應歷史，應蒙古王子邀請，前往內地涼州（今甘肅武威）會談，完成了西藏正式納入中國版圖的歷史進程。一二六〇年，八思巴被元帝封為國師、大寶法王、帝師。元朝在西藏設立十三萬戶府，設驛站屯駐軍隊，任命薩迦首領代表中央處理西藏政務，薩迦遂擢升為西藏的政教中心。

當時剛完成了一項報社的採訪任務，回程巧遇一支從日喀則出來的工作隊，聊天時無意說起他們會路過薩迦。我決定開個「小差」，先不回拉薩，跟他們一起走，去看看傳說中神秘的薩迦王國。我心裡還希冀，如果有緣，對「薩迦王朝」的第二十七代法王阿旺貢噶塔欽做一個私人專訪。現在的印象中，十三歲的小法王，還是個不懂世事的小頑童。但是，照規矩，他每天都例行「上朝聽政」。清早，他頭戴元朝賜給的王冠、身著錦緞龍袍，足蹬雲靴。侍從為其撐起「華蓋」（象徵權威的寶傘），鼓鉦齊鳴，前呼後擁，步入施政大廳。他爬上高高的法座，接受僧俗官員磕頭施禮、稟報政情。頓時，我忽覺心神恍惚，彷彿墜入時間隧道，超越時空……「贊普恰沛囊瓊！」（藏語之意是：法王駕到上朝！）儀仗官聲聲大吼，我從穿越時空的夢中驚醒，趕忙按動相機快門，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用感光膠片，記錄下了「薩迦巴王朝」仍停留在中世紀的面貌。

西藏廣大農區，遍佈千餘谿卡（莊園）。谿卡即一座自然村，一般都建造有高大的領主宅邸，那是谿卡的主要標誌。谿卡是領主經營的領地，管轄農奴、奴隸從事生產的地方。那裡農奴與奴隸的生存狀況又是怎樣的呢？今日回想起來，其情其景猶在目前：

拉薩章熱谿卡附近，有個女奴揀了一捆麥稈，她瘦弱的身軀大概只有八十來斤，可那捆麥草少說也有二百多斤重。麥稈壓在其背，不堪重負，她搖晃著身軀，蹣跚移步……

金龍谿卡的老朗生央珍患有嚴重的風濕病，八十多歲了，若在現代社會中，按其年齡，早該

退休，頤養天年，可是作為女奴，還須服勞役，否則就不配發口糧。

大領主索康·汪清格勒的家，家財萬貫，樓屋櫛比，卻容不下女奴澤仁卓瑪立足，竟令其棲

身主人廁所下層……

和平解放後，西藏社會的進步使廣大農奴和奴隸強烈要求對封建農奴制度進行改革，但是，如同人類歷史上所有的進步變革一樣，這遇到了上層既得利益者的竭力阻擋。他們為了達到「永遠不改」的目的，不惜發動武裝叛亂，宣佈西藏「獨立」。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由西藏上層分裂集團控制和地方政府領導的武裝叛亂全面爆發。

這樣，我又經歷了西藏最為動盪的一系列歲月：封建農奴社會的自發變革、上層武裝叛亂、平息叛亂、民主改革。叛亂發生，拉薩非常混亂。外出拍照，報社還常派一個民兵班護衛我。叛亂分子築工事、挖戰壕，向機關、軍區駐地開槍打炮，破壞市區供電和通訊設施。平叛戰鬥進行了兩天，迅速平息，叛亂集團舉白旗投降，軍管會發銀元遣返放下武器的參叛者返回家鄉，拉薩市民熱烈擁護平息叛亂、上街遊行歡慶勝利，均被一一攝入鏡頭。

西藏民主改革，這是中國的「廢奴」運動。一九五九年八月去達孜縣採訪，我遇到了一幕難忘的場景：在塔傑莊園的倉庫裡，翻身農奴們發現了領主的許多賬本和文契——多為「人身依附」文書或高利貸債據。被激怒的農奴立刻將那些成堆的可惡的文契運到門外廣場，點火焚燒。大火越燒越旺，

大家邊燒邊唱。我彷彿聽到了翻身農奴們的心聲：燒掉的不只是賬本、契約，同時燒去了那個舊制度、舊社會。

這段時期，我發表了《訪貧問苦》、《揚眉吐氣》、《得到土地證》、《喜分牲畜》、《翻身後的第一個豐收年》、《次仁拉姆和她的朗生互助組》、《牧場晨曦》、《牧女卓瑪》、《藏南春來早》、《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等等作品，入選全國影展、國際影展，或刊於報紙雜誌、畫冊。

在基層採訪，白天拍照，晚上就臨時佈置暗房沖洗膠卷，常用牛糞火那紅紅的光焰調節溫度、兼作暗房燈，把餐具碗盆用作沖洗器皿。因此，圖片品質顯然粗糙，多數留下了環境與條件不良的印記。那個時代，不僅是在底片、照片上，在我輩人等的青春華年裡也留下了各式烙印，甘酸鹹辣苦，五味雜陳。但自己醉心攝影，只要能拍到有價值的圖像，那就心滿意足，其他全不計較。

一九六一年，冥冥中注定的緣分終於來了，我結識了重慶姑娘門素先，彼此一見鍾情——她高中畢業後，志願援藏，來西藏人民廣播電臺工作。她美麗聰睿，賢慧善良，我與她相戀一年，喜結終身伴侶，建立了溫馨的家。然而，「十年文革」中，我被扣上「黑幫」、「走白專道路的典型」等帽子，停職發配機關農場勞改，繼因家庭成份問題在大學畢業分配時遭遇不公之後，人生復遭厄運。唯吾妻不棄不離、關愛備至。至一九七一年，我終於洗清一切莫須有的罪狀，平反、復職，回家。一九八〇年我倆奉調離藏，攜帶兒女返北京工作、上學，生活安定美滿。

我在西藏生活了二十五個春秋，直到如今已退休多年，高原的太陽一直溫暖著我的心。我感激西

藏在我青春困頓之時敞開胸懷，接納了我，給了我一片最高遠、最遼闊、最純淨的天地。在那裡，我留下了足跡，從那裡，我帶回來珍貴的記憶。退休後，我整理出部分老照片，它們分別出自二十世紀五十一—七十年代的西藏的某個瞬間，凝固著歷史的表情。蒼天似乎在暗中頒下了一道使命，藉請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的編輯先生們找到我，要我將老圖像裡的生命、事件、時空、歷史啟動，讓它們從我當年的鏡頭裡走出來，親自對西藏的故事作出另一角度的敘說。那就是這本《西藏與西藏人影像》。

（陳宗烈口述，陳天聞整理）

# 目錄

第一章 從江南到雪域	
崢嶸歲月結緣西藏	21
入職《西藏日報》	25
入鄉隨俗學藏語	29
第一次重大活動	32
駐藏生活拾趣	37
第二章 鏡頭中的拉薩	
聖城拉薩	49
布達拉宮	54
大、小昭寺	73

八廓街風情	84
羅布林卡	95
<b>第三章 衛藏名勝散記</b>	
山南訪古	107
走訪後藏	121
遍佈藏區的「谿卡」	136
<b>第四章 穿越藏北大草原</b>	
萬里羌塘	152
那曲印象	156
馬背上的遊牧人家	163
牧區之「寶」	173
牧區風情	182
牧區歷險	186

第五章 藏東攬勝

林芝擷翠 ..... 198

茶馬古道要衝——昌都 ..... 211

多民族聚居 ..... 216

第六章 民俗文化大觀

多姿多彩的藏族服飾 ..... 237

高原特色的飲食 ..... 246

藏式民居 ..... 255

交通工具 ..... 263

禮儀與節慶 ..... 268

民間婚俗與「共夫」、「共妻」 ..... 296

生老病死 ..... 307

第七章 西天神地話宗教

藏地的苯教與佛教 ..... 319

精靈鬼怪 ..... 324

人神之間的中介——巫師 ..... 330

活佛轉世制度 ..... 333

走訪格魯派四大寺 ..... 338

寺院管理與學經 ..... 355

修行與養生 ..... 362

寺院的多重文化角色 ..... 366

第八章 藏地社會各階層掃描

等級森嚴的社會階層劃分 ..... 385

各階層人士 ..... 401

宗教人士 ..... 411

第九章 親歷風雲巨變

政教合一的舊西藏 ..... 443

和平過渡 ..... 449

達賴離藏 ..... 455

民主改革 ..... 467

第十章 珍貴記憶：中國登山隊首攀珠峰

魂牽夢縈神女峰 ..... 488

征服地球之巔 ..... 492



一九五六年仲夏，我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七月中旬調進西藏，到報社當攝影記者，那年二十四歲。

十九歲之前，我不知道攝影為何物。更沒有想過會從江南水鄉去到幾千公里以外的雪域高原，在那裡度過了二十五個春秋。多少次夢回西藏，那片高遠、遼闊、純淨的天地，成為我魂牽夢縈的第二故鄉。

## 崢嶸歲月結緣西藏



作者像  
(攝於 1956 年 8 月)

一九五〇年之前，我生活在江蘇老家，帶著弟妹種地務農，兼做民辦小學教員（沒有工資，只接受學生家庭供膳）；參加土改運動；衷心要求進步，追求真理，卻因為有個國民黨上校軍官的父親，而被主流社會拒之門外。

我的父親陳長冕，抗戰前是一名小學老師，一九三七年末，不願當亡國奴的父親逃亡武漢「投筆從戎」，投入了保衛武漢的抗日戰爭。抗戰期間，父親一直在抗日前線，轉戰於鄂、湘、贛、浙各地同鬼子作戰。由中尉參謀，逐步升至上校，曾任軍部「血花文工團」團長等職。一九四六年秋季，父親調南京「國防部」就職政工局教育科上校科長，他看不慣國民黨某些官僚貪污腐敗，也買不起全家六口人的飛機票，沒去臺灣。解放後，他在一家私營火柴廠當了會計。一九五〇年鎮壓反革

命，父親被判處十年徒刑，遣青海諾木洪農場勞改，後來，由於認罪態度好、也積極勞動改造，被提前兩年釋放出獄——於一九五九年獲「特赦」，返江蘇農村，一九六九年病逝。

受父親的牽連，我和弟弟妹妹在家鄉沒有前途，生活又越來越困難，決定到北京投奔小姑媽。首都的工作機會多，到處在招工，我參加了北京電影製片廠的「招工」考試，竟然被錄取了，工種是做電影攝影師的練習生（學徒）。找到了工作，我和弟妹們的生活有了保障，這是當年的最高企盼，由衷歡喜而感恩。在北京電影製片廠（一九五三年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成立，工作便轉入「新影」），我大開眼界。我參加攝製組，跟隨攝影師拍攝西安飛機廠、洛陽拖拉機廠的選址、建設；拍黃河、淮河治理；拍梅蘭芳舞臺藝術片；拍蘇聯藝術家烏蘭諾娃、米哈伊諾夫等來華演出……三年工作實踐，使自己認識到：用鏡頭紀錄新聞，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我愛上了攝影事業。

因為刻苦學習、努力工作，一九五四年被保送北京電影學院，學新聞紀錄電影攝影專業。兩年裡，在我國著名的攝影前輩孫明經教授、蘇聯專家伊凡諾夫等教導下進修，獲益匪淺。發願選擇紀實攝影，作為自己畢生的行業。

然而，沒想到的是，一九五六年夏季畢業回「新影」報到時，因為受父親問題

的影響，「政治審查」通不過，領導竟勸我改行。突如其來的變故讓我陷入痛苦之中。直到有天看到廠裡貼出一張佈告：西藏日報社成立了，需要攝影記者。我看到了希望和「出路」。我不能做電影攝影了，總不致於無緣拍「呆照」（電影攝影師對拍照片的戲稱）吧？

當然，西藏山高路遠、嚴寒、缺氧，對出生於江南水鄉、體格單薄的我來說，生活能否適應？還聽說那邊社會情況複雜，在康藏、青藏和甘藏一帶藏族地區，出現了地方武裝……也是疑慮重重。不過，面對西藏的改革大潮，又感覺前景光明，那邊，可真是一片未開墾的處女地。電影之門既然關了，就須另找「窗口」，我決定去西藏探索人生。

就這樣，七月底我在西藏駐京辦事處辦妥手續，提著一個鋪蓋捲、兩隻裝書的紙箱，登上了西行的火車。到達西寧後，與「新影」另外的兩位同事會合，改乘汽車，沿青藏公路奔赴拉薩。

我們乘坐的是一輛美國軍用「道奇」——拉炮的十輪大卡車。汽車是戰爭中繳獲的，車廂結構是鐵皮加木板，頂篷帆布還印著原裝的「JCS」字樣。沒有座位，二十多個旅伴，坐在各自的行李上。大部分路段是「搓板路」，車上沒有扶手，司機駕車很猛，人和行李如同篩子裡搖晃著的豆粒，顛簸得腸子都快斷了。滾滾黃塵

從敞開的車尾湧入，嗆得肺部沒法呼吸……途中，或洪水沖斷了橋，或凍土路面翻漿，突發事故層出不窮。汽車時而走錯路，時而壞在路上……還要翻越四座大山——崑崙山（四千七百米）、風火山（四千八百米）、唐古拉山（垭口海拔五千一百五十米）和念青唐古拉山（主峰念青唐古拉峰海拔七千一百一十一米）；橫跨三條大河——通天河、沱沱河和楚瑪爾河；穿過無人區可可西里……在崑崙山至藏北羌塘之間，有條七百多公里長的永凍層地帶，凍土最深處達一百二十米，當時正值夏季，凍土表層融化「翻漿」，汽車時常陷入泥淖。我患了重感冒，呼吸不暢、嚴重缺氧，這一帶的空氣含氧量比海平面少三分之一。

日出日落，一路風塵，顛簸了二十一天，我們終於抵達拉薩。

## 入職《西藏日報》

《西藏日報》創刊於一九五六年四月，有藏文、漢文兩種文版。報社所在大院名叫「桑多倉」，從前是西藏貴族富商桑多倉的私宅。和平解放後，工委（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的簡稱）用高價買下這座大院，作為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全權代表張經武的駐地，同時也成了西藏工委機關辦公之所。後來，工委搬遷，便將此院撥給報社和新華社西藏分社。

《西藏日報》辦報情況與內地省報不同。一是名稱上，不叫中國共產黨機關報，而標為「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機關報」。二是報社領導的組成人員特殊，有中國共產黨的幹部，他們是西藏工委任命的；還有西藏上層人士，三位副總編輯中的噶雪·頓珠先生是由「噶廈」（原西藏地方政府）派來的「四品」俗官，德瓦夏·頓珠多傑先生則是「堪廳」（即班禪堪布會廳）派來的「四品」僧官（兩年後，改由札門·赤列旺傑接替），他們都是大貴族；第三位是個活佛，叫擦珠·阿旺洛桑，是西藏著名的學者和詩人、社會賢達，由報社專聘。此外，主持藏文版編



1956-1958 年間，西藏日報社和新華社西藏分社所在地，原名「桑多倉」。圖中箭頭所指是我的宿舍，一間五平方米的小屋。  
(攝於 1956 年 8 月)

務的，還有幾位西藏著名學者，如江樂金·索南傑布、格西·曲吉扎巴先生（蒙古族）等。

報社同事有三百餘人，新進藏的居多。從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調來的人，到西藏日報後均從事攝影記者工作。攝影與美術合為一個組，成員八人（其中藏族同事二人），梁俊傑資歷最高，擔任組長。報社的攝影器材牌子雜而破舊，照相機不夠用，兩人合用一架相機，老梁和我用的是一臺美國製「新聞鏡箱」，裝的是散頁膠片，一隻暗盒只能裝兩張感光片，拍過一幅，卸下翻面再拍，有一公斤重，新聞現場用它很不方便。當年九月，中央根據西藏實際情況，進行了工作調整，大幅精簡機構和工作人員。很多內地同事來到西藏不到半年，又紛紛被調回內地，整個報社只剩了我一個攝影記者。

到了拉薩後，住在西藏日報社的集體宿舍大院。領導再三囑咐大家：不能隨便出門，上街必須請假、且三人同行，可見當時治安情況之複雜。同事中的「老西藏」跟我們閒聊，談及社會形勢時，也說：「大院裡是社會主義，出門是封建農奴制社會」。



藏胞閱讀《西藏日報》藏文版  
(攝於 1956 年 11 月)



八廓街的藏文書攤  
(攝於 1956 年 9 月)

## 入鄉隨俗學藏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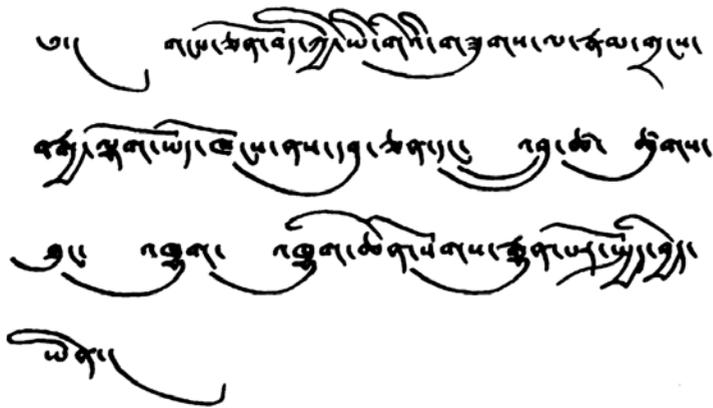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由於建設西藏的需要，眾多建藏人員湧進拉薩，滿大街充斥著南腔北調的口音。眾多進藏新夥伴，在「長期建藏，邊疆為家」的口號下，選擇了蒼茫的高原，過著與內地完全不同的生活。

漢人走入藏族社會，不懂藏語，就無法直接和藏胞交往。作為新聞記者，聽不懂、不會說藏語，更是無法開展新聞採訪工作。因此當時各機關都強調：幹部職工必須要過「藏語關」，將學藏語當作考核業績的重要內容，人人都得參加。當時報社的漢族職工，多半是未婚的單身漢，效仿部隊，都過著半軍事化的生活。清晨，哨音一響就起床，早操、洗漱完畢，開始學藏語，四十多分鐘的朗讀後，才進食堂早餐。上班時間內，寫稿、編稿（包括圖片）、發版樣送印刷廠，各司其職，一般不出大門。作為記者，那時少有機會外出採訪。工作之餘，無非是用餐、喝茶，看書閱報，生活比較單調。晚間，還有一小時的藏語課。

藏語是拼音文字，用法複雜，上層對下層、或平民之間交談，用的是口語，也

ཀ	ཁ	ག	ང
ka	kha	ga	nga
ཅ	ཆ	ཇ	ཉ
ca	cha	ja	nya
ཏ	ཐ	ད	ན
ta	tha	da	na
པ	ཕ	བ	མ
pa	pha	ba	ma
ཅ	ཆ	ཇ	ཉ
tsha	tsha	dza	wa
ཞ	ཟ	འ	ཡ
zha	za	'a	ya
ར	ལ	ཤ	ས
ra	la	sha	sa
ཏ	ཨ		
ha	a		

藏文楷體（即印刷體）  
30 個字母及拉丁文拼音



手寫的藏文行書體

就是藏語的「大白話」；貴族之間的交談、下層對上層人士說話，必須用敬語。敬語是一種非常文雅的書面語，比如「你叫甚麼名字？」敬語必須說，「請教閣下您尊姓大名？」有點像漢族的古文。除學習口語外，還要學習藏文。藏文歷史悠久，公元七世紀的大學者吞彌·桑布扎創製了三十個藏文字母和文法，千年以來一直用到今天。

我學藏語的啟蒙老師名叫楊化群。他是四川人，解放前曾在哲蚌寺出家，是寺廟裡為數極少的漢僧之一。後與拉薩尼姑益西旺姆相愛，雙雙還俗，結成伉儷。西藏和平解放後，夫妻倆同時參加工作，楊在報社藏文編輯部作翻譯，益西旺姆是廣播電臺早期的一位藏語女播音員。楊先生教學有方，自編一套速成教材，傳授生活和作用語，啟發學員大膽學用，在他指導下，我有了「口語」的基礎知識。但後來由於經常外出採訪，不常在拉薩，未能從師系統學習。

## 第一次重大活動

在報社，與我接觸和幫助最多的上層人士是副總編噶雪·頓珠。「噶雪」，是拉薩一家大貴族的稱號。頓珠作為噶雪家的少爺，幼年起即赴印度上學，精通藏文和英文，但不會漢語。

我進入他的視線，是因為我能用敬語和他簡單交談，還會說兩句英語以作補充——我的英語知識是在舊時上初中學的，這讓他覺得我與眾不同，很為器重。順應上層習慣，報社同人大都尊稱他「噶雪賽」（噶雪少爺），我則用英語稱呼「Mr. Kashod」。他很高興，回應道：「This's all right!」（這就對囉！）還說：「誰跟誰呀，我們是同事加朋友。這不，我們會使用多種語言和表情『交談』——very good.『雅波希扎都』，真的比好都好！」他主動說：「以後我們好好合作，有重大報道，我去寫文稿，你呢，拍照，我們配合，讓報紙『圖文並茂』。」從此，我就跟著他四處活動，走進了西藏社會的多種層面——宮廷、林卡、寺院、貴族、官吏、僧侶……跟著這位身穿錦緞官服、頭頂「四品銜」髮飾的貴族官員，進出特殊的場地，一般均通行無阻。